

降服於主的故事：大忽悠：波士頓街頭孩子的成癮與救贖故事

四旬期的每個星期四，我們都會聽到一個關於投降的現代故事。今天，作家兼製片人吉姆沃爾伯格 (Jim Wahlberg) 分享了他因毒癮而向主降服的故事。

大家好，歡迎回到 Pray40。我叫吉姆·華伯格。我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電影製片人和一個作家。這就是我投降的故事。

我是九個孩子中的第五個，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出生和長大，雖然我周圍有很多兄弟姐妹，但我似乎總是很孤獨。我似乎總是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愛情。我在街頭發現了愛和關注，透過做瘋狂的事情，透過衝動行為。似乎所有其他遇到麻煩的孩子總是最熱情的。他們總是會邀請我加入.....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我八歲左右的時候。附近的大孩子認為看這個小孩喝酒會很有趣。我喝了酒，卻什麼事也沒發生；在那一刻我不一定會成為一個酒鬼。但我想我確實對自己受到的關注上癮了。

下次我喝酒的時候，我大概12歲左右。我從基督教青年會的儲物櫃裡偷了一個人的錢包——這是我喜歡的地方。那個錢包裡有 50 美元。我把那 50 美元拿給了附近年紀較大的孩子。我花了 50 美元買了四分之一的百威啤酒和一包香菸。（.....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天，我發生了一些事。我喝了那四分之一的百威啤酒，卻怎麼也喝不夠。不久後，我回到家，在地下室看電視，房間開始旋轉。

當我試圖逃離家時，在我...開始反胃之前，我倒在廚房地板上並嘔吐了；我媽媽剛好坐在那裡。這對我來說是很多麻煩的開始...

我記得就像昨天一樣，我被鎖在我的房間裡，是我第一次的小型入獄。我覺得我的父母.....認為既然我這次吐得這麼厲害.....這將是我人生的一課，我應該再也不會喝酒了。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這段時間我就讀於波士頓公立學校。我記得那是七年級結束的時候，校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並告訴我明年不會再回到這所學校了。所以那天我離開了——七年級的最後一天——知道我必須去另一所新學校。

最後一天，我回到家，每天晚上 5 點在家裡吃晚飯，我記得一邊吃晚飯，一邊想著今晚街上預計發生的所有事情。我吃完晚飯，開始往後門走，我爸爸攔住了我，他提醒我...路燈亮起時我需要回家。如果路燈亮起時我不回家，我就不必回家了。

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記得看著我手上的啤酒和另一隻手上的香煙，我就知道我不會回家了。燈亮起時我還沒回家。事實上，直到八月底我才再次回家——差不多三個月後了。

在那段時間裡，我多次被捕，最終成為受州監護未成年人，這意味著國家正在對我的人生做出決定；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自己。

事情繼續失控。我經常受到酒精和毒品的影響，不斷陷入麻煩.....不知不覺中，我已經 17 歲了，我因持械搶劫而被捕。他們正在討論將我送往成人州立監獄。

最終，我被判處 3-5 年監禁.....我最終搞成了五年監禁。我在監獄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因為我的行為而被隔離——這些行為都是為了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試圖製造一種幻覺，以讓我覺得自己是某個我其實不是的人。

五年後...那位個案工作人員來到我的牢房告訴我，我的時間到了，幾天後我就要回家了...

我實際上試圖說服他們不要這樣做...

在周末忙著計劃去哪裡、住哪裡、睡覺、吃飯的地方之後，我最終聯繫到了我的兄弟亞瑟，他願意讓我留宿這個沙發。他非常清楚的說他將在一個月內搬走，所以我有一個月的時間重新站起來。

最終，亞瑟告訴我我可以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那個月來了又走了。入獄五年後，我再次無家可歸，完全沉迷於酒精和毒品。我很幸運，一位朋友允許我在南波士頓的計畫中住在他們的沙發上。我立刻開始和一個每天注射海洛因的人來交往，十包其實是，只是為了他能正常運作。與他們相處了幾天后，我做出了決定，我也將開始注射海洛因。

那天晚上，上帝為了我介入，我因闖入一名波士頓警察的家而被捕。他在喝咖啡休息時間回到家，發現我昏倒在他廚房的桌子上。他和他的伴侶開始毆打我.....直到我失去意識。第二天我在警察局醒來，從頭到腳都是血，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那裡。最後我發現那是我自己的血。

因此，經過五年的監禁和六個月的流落街頭後，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牢房，回到了我剛離開的同一座監獄。地方檢察官正在討論以入室盜竊罪判處我無期徒刑。最終，是那位警察替我說話。

他說，「看看這個傢伙。為什麼不給他一些幫助呢？他真是一團糟。」

我最終認罪了...並被判處 6-9 年徒刑，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不可能服刑九年。如果我做了九年，出獄時我就已經超過 30 歲了，那是史前的事了。

我記得回到六個月前我剛走出的監獄，我遇到了我在出門時最後看到的一個人。他也是我進去時第一個看到的人，他看到我很不高興。他做了 40-60 年，每天都在努力尋找出路。我剛剛走出去就又回來了。

我在街上過著混混的生活，現在我必須想辦法矇混逃脫過這九年。我開始做些事情來製造印象。我開始參加 12 步會議、自助小組、治療.....我能做的一切，試圖創造一種我正在康復的假象。但一直以來，我心裡都覺得我不值得在這些團體或治療課程中學到或聽到的任何東西。

開始這種忙碌後不久，一位偉人在監獄院子裡向我走來。他的名字叫神父詹姆斯·弗拉圖斯。

他走近我說：“你是吉姆·沃爾伯格嗎？”

我說：“我是，神父。”

他說：「我聽說了關於你的很多事情。我聽說你真的很想改變你的生活。你有興趣在教堂工作嗎？」

我立刻想到了我可以矇騙這個可憐的牧師的所有事情。他抽煙；他喝咖啡；他有一部電話。教堂裡一片祥和安靜。

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沒想到他會把我介紹給耶穌，或是帶我回到教堂，或是帶我到十字架足下。

我開始在教會工作一週後，我找到了神父。並問他是否願違法狹帶進一盤我哥哥唐尼的樂隊“街區新來的孩子”的磁帶。

我告訴他，「神父，我是一個糟糕的大哥。我從來沒有陪伴過我家裡的任何人。我從來沒有支持過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

我很期待看到我還能讓他違反什麼其他法律...

神父弗拉圖斯告訴我，他需要為週日彌撒清理教堂，最好我周六晚上來清理。我從未見過他們的動作；我從未料到他的手段。他把我帶進了彌撒。週六晚上我參加了守夜彌撒。

不久之後神父。弗拉圖斯又來找我了。這次他帶來了大消息。他很興奮。他告訴我德蕾莎修女要來這座監獄。我說：「神父，這太棒了！.....特蕾莎修女是誰？

事實是，我當時可能連美國總統是誰都不知道，因為酒精和毒品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我記得打電話回家並告訴我的母親特蕾莎修女要來監獄。我記得她大喊大叫並與她的母親分享這個消息，我可以聽到她的母親在背景中非常興奮...

所以我開始理解所發生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一週後，這一天到來了。我記得我走過監獄的院子，看到前門打開了。我看到所有這些看起來很重要的人走進門。穿西裝的男人。我認出了州長、典獄長.....然後我看到了她。當人群分開時，我看到了德蕾莎修女。

當她走近時，我注意到德蕾莎修女的一些事。我記得我看著她的腳在想她的涼鞋已經有 200 年的歷史了。

當他們經過我身邊時，我沒有進行眼神交流。沒有什麼。我們沒有互相說話。他們繼續他們的旅行。我記得跑回教堂並告訴神父弗拉圖斯：「她來了！她在這裡！」

神父。告訴我，「我有一些更大的消息要告訴你，吉姆。因為你在教堂工作，所以你將成為遊行隊伍的一部分。”

我說：「哇，太棒了，神父！什麼叫遊行？」

他告訴我，我將與所有人、重要人物一起走進去——特蕾莎修女、紅衣主教、州長——我將以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方式參與這次活動。

我記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謙卑——當紅衣主教帶著他的大帽子和他的大手杖走上舞台時，舞台就是祭壇。他有自己的專用椅子，旁邊還有一張德蕾莎修女專用的椅子。他示意她過來。而她也禮貌地拒絕了。相反，正如她所做的那樣，她雙手放在額頭上祈禱，只是謙卑地後退，與所有囚犯一起跪在地板上。

這讓我很困惑...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是她大放異彩的時刻。整個事件都是關於她的。她為什麼不上那個舞台？她為什麼不試著讓別人看見呢.....？

我記得我抬頭望去，有那麼一會兒我想，我正在看著上帝的臉。

修女站起來說話的時候到了，她所說的話改變了我的一切。她告訴我們耶穌愛我們。她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為我們每一個人而死，而我們的意義遠大於我們所犯下的罪。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記得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記得呼吸困難。我很困惑。我無法告訴你這一天剩下的時間裡發生了什麼事。我記得回到牢房後睡得太好，翻來覆去。我記得早上當我的門打開時，我跑回教堂，看到神父弗

拉圖斯對他說：「神父.....！我很困惑。我需要更多地了解她所說的耶穌。我需要更多地了解這位愛我的耶穌。」

你看，我沒搞清楚神父是為上帝工作的。他才是真正的行騙高手。他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我逼回十字架下。

幾乎立即，神父開始準備我的堅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不是透過書本，而是坐下來，充滿愛地教導我 我們的信仰。

我們開始後不久，我得到消息說我要被轉移，我去教會看神父。我對他說：「神父！我將被轉移到另一所監獄。」

他說：“別擔心.....坐下吧。”

然後神父拿起電話，他打了電話給我被轉移到的監獄.....並與那裡的神父通了電話。他說：「神父 法蘭克，我正在寄一個特快專遞的聯邦快遞包裹，他的名字叫吉姆·華伯格。我們正在為他加入我們教會堅振做準備的過程。」

不久之後，神父告訴我現在是我進行堅振聖事的時候了，我們會舉行一個儀式，甚至會舉行一個聚會。

他說：“請邀請你的家人。”

於是我打電話給我媽媽邀請她.....她非常猶豫，因為很多年前，在監獄探望我之後，她就決定再也不會去監獄探望我了。於是她說：「讓我考慮一下。明天給我回電。」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媽媽，她幾乎不情願地同意來參加我的堅振禮。

我不知道那天將有多重要，不僅在我的信仰之旅中，而且在我的生活中，因為它關係到我與母親的關係。那一天是她餘生都會回憶的日子，她會說：「吉米.....！吉米，你還記得我知道你不一樣了的那一天嗎？我知道你將會沒事了的那一天？」

大約三個月後，我去了假釋委員會。我記得對他們說：「放輕鬆。把事情簡單化。上帝祝福你。」盡我所能，讓他們覺得我好多了。

我記得假釋委員會專員嘲笑我，拍拍我的檔案說：「是啊，是啊，無論如何。我們知道你是誰。自從你來這裡以來，沒有製造任何麻煩，所以我們會讓你離開.....但是當你回來時我們會見到你。」

然後他停了下來，說：「等一下！我們這裡有一封信。」

他打開信.....他開始讀.....

它說：「在你面前，站著一位敬虔之人。沒關係，你現在可以放他走了.....他不會再惹麻煩了。」

這是我媽媽的一封信。我母親的話聽起來應該是真的。在她的餘生中，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麻煩。

但這會成為可能，是因為，首先是神父吉姆·弗拉圖斯，然後是德蕾莎修女.....邀請我屈服於上帝的愛 和耶穌基督本人。如果我今天能與你們分享什麼的話，那就是：如果我簡單的降服足以讓上帝改變我，我相信祂也能改變你的生活。“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所以讓我們祈禱吧。

在最初的幾周里，我們一直在祈禱神父多林多·魯托洛祈禱文。這個祈禱讓我想起德蕾莎修女來訪時告訴我們的話——真正臣服於上帝對我們的愛。

所以讓我們一起重複這句話：“耶穌啊，我將自己交託給你。”

讓我們開始。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安靜地冥想這些話，大聲地或在心裡重複它們：

“耶穌啊，我將自己交託給你。”

“耶穌啊，我將自己交託給你。”

（安靜）

耶穌啊，我們將自己交託給你...照顧好一切...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

謝謝你今天聽我的故事。能夠分享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是我的榮幸。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我的故事，請隨時獲取我的書《The Big Hustle》，該書可在我們的周日 visitor.com 上獲取。如果你們中有人正在聽，而你的故事中包含上癮，請知道我為你們祈禱。明天我們將和我的兄弟馬克一起繼續在這裡祈禱。希望大家能加入我們。上帝祝福你。